

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编

山东快书武松传



作家出版社

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编

山东快书武松传

口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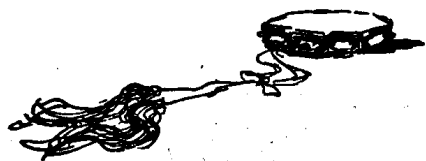
高元钧 宋宗科 刘铜武

整理者

马立元 马祥符 孙玉奎 沈彭年 陶钝 王尊三

记录者

肖亦五 高唐县文化馆 何文超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735 字數200,00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0^{15}/16$ 插頁2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8000冊

定價(6) 0.90元

目 次

东岳庙（四段）	1
景陽崗（兩段）	45
獅子樓（四段）	65
十字坡（三段）	119
石家庄（兩段）	158
孟州堂（兩段）	190
安平寨（兩段）	214
快活林（兩段）	241
飛云浦（三段）	269
鴛鴦樓（一段）	305
蜈蚣嶺（一段）	316
白虎庄（一段）	328
后記	339

东 岳 庙

第 一 段

大宋天子坐汴梁，
普天下刀兵滾滾民遭殃，
昏君無道不理政，
奸臣当权乱朝綱，
貪官污吏害百姓，
黎民涂炭不安康，
直逼得人人走投無有路，
因此上英雄起义霸四方。
南有大王叫方臘，
北有田虎占山崗，
怀庆府反了个大刀小王庆，
晁盖在梁山自为王。
梁山泊一百單八將，
一个倒比一个强。

头一位托塔天王叫晁盖，
二一位孝义三郎黑宋江。
玉麒麟盧俊义的槍法好，
智多星軍师吳用智謀强。
秦明手使狼牙棒，
关胜的大刀有分量。
公孙胜是个云游道，
魯智深人称花和尚。
双鞭將呼延灼的脾气大，
豹子头林冲曾把教头当。
神行太保戴宗会使甲馬术，
黑旋风李逵好把醉汉装。
小李广花荣練就了百步穿楊箭，
小旋风柴进的义气名兒天下揚。
赤髮鬼刘唐長的是紅頭髮，
美髯公朱仝的胡子長的長。
阮氏三雄亲兄弟，
孔明孔亮是一个娘。
母大虫 顧大嫂，
一丈青 扈三娘，
活閃婆 王定六，
母夜叉 孙二娘。
金大坚 会刻字，
安道全專会开葯方。

时迁是賊星下了界，
偷雞摸狗老在行。
我有心挨着位的往下數，
怕你老听着煩的慌。
咱要說好漢那一個？
單表那頂天立地的武二郎！

武松家住清河县，
城东八里孔宋庄。
爹的名字叫武貴，
老娘家門上本姓康。
老兩口沒有三男共二女，
只生了弟兄兩個郎。
大兒的名字叫天嶺，
二兒的名字叫天崗。
武大郎不滿五尺小个子，
武二郎長了个个子丈把長。
武大郎做個小買賣，
武二郎愛習拳棒和刀槍。
學拳到了少林寺，
功夫練到八年上。
鐵布衫 金鐘罩，
鷹爪力 鐵巴掌，
十八般兵刃全學會，

呵！軟硬功夫數他強！
这一天武松动了思乡念，
要回家看看他哥武大郎。
他給师父师爷把头叩，
辞別了师兄师弟下山崗。
归心似箭走的快，
不几天来到孔宋庄，
三步并作兩步走，
奔到自家大門上。
武大郎一見抱住了腿：
“好兄弟，你把哥哥想断腸。
你这个心腸实在狠，
一去八年不还乡！”
武松跪倒行罢了礼，
跟着哥哥进上房。

“兄弟！”

“哥！”

“兄弟呀，二老爹娘下世早，
撇下了弟兄两个度时光。
当哥的拉把你到十六岁，
吃飯一張桌，睡覺一个床。
你学艺一去八年整，
兄弟呀，哥哥怎不想的慌？
自从你去后这几載，

別提啦，日子過的不算強。

做小買賣光賠本，

種點地旱澇不收全攤上。”

武大郎說着說着長嘆氣，

武松開言尊兄長：

“哥！兄弟今天回來啦，

弟兄團聚在一堂。

從今後打起精神過日子，

保管你今后的光景過的強！”

大郎說：“兄弟聽我一句話，

再不要遠走高飛離故鄉！

行不行啊？”

“行！哥你放心吧！”

“好，哥兒倆今天見了面，

哥哥請你喝四兩！

你在家裏歇歇晌，

我到廟上走一趟。

打些酒買些菜，

痛痛快快喝一場！

痛痛快快喝一場！”

“哥，你說到廟上走一趟，哪個廟？”

“你忘啦！東岳廟啊！”

“東岳廟上還起會哪？”

“驃馬大會！”

“走!”

“干什么?”

“我也去!”

“好兄弟，你要渴了我燒水，
你要餓了有干糧。
你若不渴也不餓，
躺在炕上歇歇晌。
千万不要把會趕，
怕你會上鬧飢荒!”

“趕會，鬧什麼飢荒?”

“東岳廟先前是一個東岳廟，
如今成了閻王堂！
往年是張家王家當會首，
今年是李家五虎霸了行。
李家寨有個李員外，
他五個兒子真混賬！
老大使槍名李貴，
老二使刀名李剛，
老三的外號皮笊籬，
老四的外號不漏湯，
那小五半拉鼻子一支眼，
他的外號瞎炮仗。
他家里好地倒有兩千頃，
二百多群驃馬和牛羊。

他家里盖着金鑾殿，
东西兩溜是朝房，
三六九日常登殿，
坐在上边当皇上。
光打手养着七八百，
一說打架动烏槍。
人家的地挨着他的个地，
犁把犁把就种上；
人家的騾馬他看着好，
拉把过来就騎上；
誰家的姑娘媳妇長的好，
他拉到家里就拜堂！
人家的娘来找閨女，
拉住就叫丈母娘！
人家要願意兩拉倒，
不願意，劈头盖臉兩巴掌。
人家城里去告狀，
他派人攆到半路上：
中途路上下毒手，
劈心一刀大开膛！
兄弟呀，拍拍胸脯想一想，
你說人家冤枉不冤枉！
东岳庙往年起会就不小，
今年的香火更兴旺！

有七里路的鉄貨市，
八里路的木料行，
西北角上卖雜貨，
东南角上卖雜糧。
当中間搭了个刀山架，
要把戏的还有大姑娘。
竹馬旱船来回跑，
四台大戏唱的是南崑北弋东柳西梆还有西皮和二簧！
先前会上沒有稅，
今年个李家五虎安了行！
他搭了十間大棚来收稅，
大小买卖都把稅交上！”

“不会不交嗎？”

“你說什么？”

“不交！”

“好兄弟！你別說啦，
叫人家听見就是禍一場！
土产行、木料行、
雜貨雜糧牲口行，
不出三百六十行，
誰不交錢誰遭殃！
有个卖砂鍋的沒报稅，
兩磚头砸了个淨淨光！
有个卖瓜子兒的沒报稅，

揍了一頓踹了筐！
有一个卖豆腐腦的沒报稅，
噉兒，噉兒，噉兒，擰了扁担砸了缸！
口北的馬販子偷着卖了一匹馬，
一張帖子送公堂，
板子打，夾棍夾，
問了个遞解还家乡！
兄弟依我良言劝，
千万別到庙会上，
李家五虎不行正，
兄弟看見气的慌，
常言說眼不見来心不乱，
管閑事不如当个自在王。”
武大郎从头至尾說一遍，
把武松气了个臉焦黃，
眉头子皺了好几皺，
眼珠子逛蕩几逛蕩，
大嘴巴咧了好几咧，
噉的一声开了腔：
“哥！不会說話別說話，
一說話，气的兄弟牙痒痒！
什么他娘的五只虎，
蛤蟆老鼠想为王！
我一定要上东岳庙，

我到会上去望望。
我看看什么样的叫李貴，
什么样的叫李剛，
皮箆籬撕成破箆籬，
不漏湯叫他漏了湯，
我看看那个瞎小五，
点上火放放这个瞎炮仗！
惱一惱来怒一怒，
五只虎叫他一塊見閻王！”
武松轉身朝外走，
武大上前拽衣裳：
“好兄弟，听話吧，
哥不叫你到会上。
个人自扫門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常言道單絲一根不成綫，
孤树一棵不成行，
李家人多势力广，
誰又能把你来帮？
再一說五虎見不的大高个，
見了高个先打后商量。
他要是看見你这个个兒，
保不住給你开了膛。
兄弟听話还罢了，

不听话，哥哥揍你几巴掌！”

武二郎气的浑身肉直跳：

“哥！你不要尽夸别人强！

我功夫练了八年整，

直到如今没开张。

今天打了五只虎，

哥哥脸上也有光！

又给乡亲除了害，

叫一方的百姓得安康！

不是兄弟夸海口，

动了手，好比猛虎赶群羊！”

武老二拚着命的往外挣，

武大郎浑身使劲拽衣裳。

武老二使了金蝉脱壳大甩袖，

吃啦扒了个光脊梁！

打了个箭步朝外闖，

他要到东岳庙上揍大王！

第二段

武二郎迈开大步出了庄，

顺着大道走的慌。

大道上行人真不少，

男女老少乱嚷嚷。

“哥!”

“兄弟!”

“到会上你去买什么?”

“买个木楸好揚場。

你到会上买什么?”

“您兄弟媳妇坐月子，

我給她称上二斤黑砂糖!”

“好! 走!”

“走!”

旁边过来个老头子，

把嘴一撇开了腔：

“別的东西我不买，

会上买对大抬筐!”

“买抬筐做什么?”

“雇了个小做活的不正干，

他吃起飯来拚命噏!

买抬筐叫他去抬土，

压这小子一身伤!”

武松一所有了气：

“你这个說話喪天良!

我不看你有胡子，

眼下就揍你兩巴掌!”

老头跑的沒了影，

又听見一帮学生乱噏噏。

小学生走路不老实，
这一个照着那个拽衣裳；

“师兄！你买吗？师兄！你买吗？”

那个说：“我买笔，我买纸，
还买块黑墨作文章。

三篇文章作的好，
到后来得中头名状元郎。

我在朝里把官做，
同窗都沾我的光！”

大学长闻听一瞪眼：

“嘿！你说话怎么这么狂！

官帽子好比下大雨，
我看也落不到小子你头上！”
打后边跑过来个小学生：

“学长！学长！”

“呦！你也来啦？你买什么？”

小孩说：“在家里拿了钱两吊，
跟着会上去逛逛，
买些个木刀、木枪、货郎鼓，
花红带子铜铰铰。”

“不好好念书，买那个干吗？”

“我买刀买枪还不算，
还买挂胡子戴嘴上，
单等先生把学放，